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録輯要卷十五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建都之地自古為闗中洛陽近則有北平其餘如汴如金陵地勢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議者以闗中為第一北平次之洛陽為下愚竊謂不然自古建都當以漕貢便利為第一巖險次之北平背倚雄闗東環

滄海誠天府之國然漕貢之地元人全仰海運兼取給會通河我朝則專恃會通河一路一旦海波有警河淮路塞京師便戍枵腹此不可之大者又其勢偏在東北内阻黄河設邊警卒臨中原阻塞則更無退步是京師為孤注也關中沃野千里三面阻險一面東制諸侯地勢之險天下莫與匹然吾以為此霸國非王國據之以取天下則有餘臨之以守天下則不足輓天下粟給關中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一也自周

及漢唐世有戎狄之禍二也有事出走居洛陽則地勢益坦居蜀則險阻難出三也惟洛邑居天下之中地勢適均河漕便利昔周公既作鎬京而猶營都洛邑非僅謂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也知鎬京之地形勢雖固後必有以貢賦為艱者讀詩之大東小東可知也故欲以洛邑為堂皇以關中為家當無事則坐鎮洛邑享天下之便安有事則退保關中據天下之形勢建都之善無過於此自成王不及居洛僅以為朝

貢之地幽王失鎬而後平王始建之是猶家當已失而兀坐堂皇其不至衰弱而遽亡者幾希此非其地之不善所以居之者未得其道故也

建都長久之策必當如成周之制以洛陽為堂皇閫中為家當至於王畿之地尤當較成周為倍廣北枕太行則可以收胡貉代馬之用西控潼關殽峽則可以通秦豫往來之路絶川蜀覬覦之萌南引江淮漢沔則可以盡粟米百物之利制東南上游之勢所當備

者惟東北一路誠能彷古封建之意參以賈誼衆建諸侯之法使之棊置星羅人自為守而又於燕雲青徐要害之區各設重鎮統以京師重臣戍以京營銳卒更練土兵以輔之即有不虞力能自衛況以京師之力西收秦晉川蜀之甲南漕江廣三吳之粟勢又甚便其誰能窺之萬一不支上則入關次則入蜀可以圖恢復最下則汎舟江南猶可為晉宋六朝之繼所謂狡兎三窟是也況乎有國家者以得民心為第

一漕貢便則民心不至遽失周平王漢光武雖處末季而猶享國長久者正謂此也有天下者可不加之意乎

或云子房有言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此子房就當日時勢言耳是時天下未定羣雄猶有窺伺之念況高帝經營草昧未暇營築京師不若因天地自然之險故以關中為第一至於天下既定則斷當以洛陽為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不必皆天險

人力固可設也洛陽即無險若環王畿千里之地皆
多築城堡周圍聯絡盜賊亦自不可卒入況乎前江
淮而後太行左成皋而右殽函又何可因之險乎故
天下未定則當都關中而經營洛陽天下已定則當
都洛陽而經營關中
洛陽雖無險然一都洛陽設兵控制潼關夔峽吳會燕
雲能令天下皆失其險此所謂大險也
都洛陽有十便居天地之中風雨會陰陽和一也朝貢

便利二也以秦蜀吳會為家當進退有據三也所防止東北一面為力易辦四也襄鄧之間多閒田區處耕墾可以處四方輻輳之衆五也背河向洛江漢朝宗中龍靈氣所聚風氣中和歷代帝王聖賢多產於此六也歲省漕輓之費數十萬可以佐大農金錢七也從來盜賊之亂多起于徐泗多藏于鄖襄今使之屬在畿輔則盜賊不至易熾八也湖廣地饒一歲再獲京師可常足九也民俗剽悍善鬬可養為兵十也

都洛陽亦忌河患即于荆襄之間亦得但無大都可因

耳王畿之制必南際江北抵大行孟門西控潼關夔

峽東連吳會為妙如今省制則地勢太狹不可用

讀禹貢一篇知建都之要全在漕運便利

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将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

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

數項如秦蜀為首中原為脊東南為尾又如守秦蜀

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為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

流荆襄為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默以證吾平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個成局其他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閱圖籍或詢問土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

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為險水為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山為之也長江天限南北水為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地利矣

看地理風水書亦有益於地利之學以其言山水頗有
條貫便於記憶也
地勢險夷古今亦有變更不可盡據書傳昔當秦漢時
函谷至潼關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遠險陿
敵來犯關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聞河流
漸北中饒平陸寬坦無阻失其險矣天下之古今易
勢者豈特一潼關哉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

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則國貧其説皆名語非鞅之開阡陌比也但其意主於富國故朱子以之與商鞅同稱耳

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産復其産復則重流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

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起科四字不勞不費為西北足食之本田成而守望相助則四字又為足兵之本但國家須守此勿失民信為急耳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腹裏莫如開中邊塞莫如軍屯

元時最重區田法詔書數下令民間學種區田民卒不應豈區田不便反不如墁田歟抑小民難與慮始也

予嘗倣其意一為之未盡其妙然大約亦可倍收一

畝六十六斛穀則未必也

治水只是要識水平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此便是說水平法治水者得其法雖洪水尚可治況江湖溪澗之水乎

治水不識水平即一溝澮不可治予家庭前地窪每雨後必瀦水予命老僕開溝通籬外大溝僕固善土功謂予曰籬外地高不可開予不之信强命之已而遇雨外水果大至至戊寅得吳中水利書讀之胸中浩

然夏夜雨集坐聽事中觀庭前潴水狀高畀坎坷皆成山川之形覺得自然有個條理處以此知不可無學問也

欲識水平必須有法葢地形高畀在咫尺猶易辨若一里二里以至數十百里非有法何由辨乎武經總要載水平法先為水平池置本處更以一人持度竿照板向彼處照之即可辨高下遞移遞退無遠不可識詳載本書但其圖未詳予嘗與登善兄論正然未若

勾股算法為便也

西學有幾何用法崇禎歷書中有之蓋詳論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學之精嘉定孫中丞大東更為詳註推演極其精客惜此書未刊世無從究其學耳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故善治水者以水為利不善治水者以水為害江南澤國而土田日闢以水為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為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

言農田

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西北水利不修只壞在運河一事運河地形本難通流瀦水設為無數壩閘勉強關住常慮水淺不敷運道艱阻故凡北方諸水泉悉引為運河之用民間不得治塘濼為田者為此故也習久不講北人但知水害

不知水利其為棄地也多矣西北棄地多不得不取足東南東南竭則西北亦因之以壞建都不講西北水利不修運河不廢民生之病未有已也

河流湍悍自古難治其要訣不過順水之性而已然今人治河比大禹時更難大禹時去洪荒未遠普天多空地不過相地形之高下去下流之壅塞導之入江入海而已今則處處民居田地城郭村落鳳泗又有陵寢皆強河流以就地勢非就地勢以安河流也雖

欲順水之性其可得乎賈讓治河三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正所謂順水之性也然卒格不行豈非徙民為難歟

賈讓謂放河北入海則河定民定千載無患此言非也河流遷徙不常是其本性盖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日流日積河身日高河身高則旁地卑舍高就卑忽然而決自然之理也久之則彼處亦然總是舍高就卑故遷徙不常所謂河流已棄之道千古難復正謂此

也豈有千載無患之理乎今之治河者亦惟有循河之舊補苴罅漏多為遥堤以寛束之使不大縱其勢不可遏者則權利害之重輕而徙民以避之如是而已欲其一定而不復決無是理也

會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節節就制而為我用功亦偉矣然當時臣工何不移此心力共成西北水利而顧為此以困東南大巧反為大拙

江淮河漢四大水而河水獨難治者三水清而河水濁

三水行於兩山之間皆有拘束河水行於土疎之地
而無拘束也是故清者易治濁者難治有拘束者易
治無拘束者難治
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黄河導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
矣東南治水其大要在震澤導震澤入海則東南之
水患息矣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凡諸水之泛溢皆從山水來山水之暴發皆從霪雨來
蓋雨下諸山水悉入太湖倉卒不能歸海則泛溢田

閘而為大害治之者不過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是難事郟亶之說欲同江南七郡同心并力開河築圩置壩建閘必使江高於海浦高於江水由地中節節有制此真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溝洫之制婁江之塞自己卯庚寅已然時張儀部受先每以為憂舊例三江之開必合蘇松常杭嘉湖六郡議同築含予與受先商欲於六郡會計申每畝加升合代太倉漕糧而免太倉一歲之漕令其開河蓋此說行在六

郡止毫釐之費而仍收水利之功在太倉雖一時之勞而亦有免漕之樂在朝廷則正賦不損錙銖而已收百年之利計無便此者時受先以余議達州守上請已得允已而中止

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撮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冊而稽舉其成法則思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算土派工算土莫善於徐玄扈先生送上海縣公條例派工莫善於坐圩起

夫圩長督工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陳確菴試之於蔚州顧殷重試之於朱涇者也

算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則偽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賣與業户名為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為簄兩簄一樁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絶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畝其二千畝得業户銀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算總數不開業户主名則派

工之弊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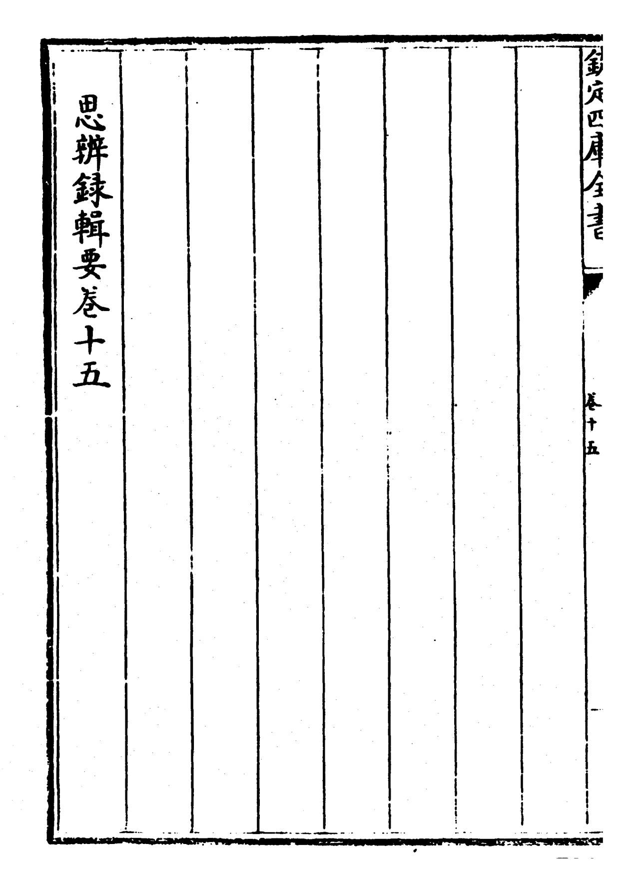
開河莫要於算方蓋起土方一丈謂之一方該土一千尺古法一置二挑該十五人一日之力即遠近高深少有不齊以此為凖但算之之法必開立方用勾股須善算者方知儒生莅官目不識算能不為吏書所欺乎海剛峯算田有痴算法令人以灰畫地而數其眼能使盡人皆曉今充此法以算開河土方儒生莅官可以不下堂而知開河幾丈應起土若干也法具

下

先以漆板畫朱紅方界於其上如碁盤格量河應開面若干丈底若干丈深若干丈即數漆板上方界上面若干底若干深若干以界方斜畫之即數得若干土方矣如有奇零丈尺即於方界内更為十小方便知尺數大約算河以一丈為凖則餘可類推其為難段易段亦可由此而推也附開立方算法先以河面河底丈尺併算而折半之然後以深乘之更以長乘之即得

凡開河若從平陸施功或地方乾硬處可用牛犁起土以筐車運土殊省功力昔人有於開河處得古犁頭大於尋常之犁數倍乃知昔人用犁起土以四五牛駕之一往即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

量河須用三籄二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濶用一籄非法也至轉灣處便有零餘難以派算



思辨録輯要卷十五

思辨録輯要卷十六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禹貢一篇是田賦最妙法

凡田賦之法最要簡明直截賦額一定上下遵守永世不易故貪暴不敢那移作弊明之會計或增或減歲各不同授之以作弊之柄所謂教猱升木也官吏安

得不日貪百姓安得不日困哉

偶行田野思漢文賜民田租是亦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也何如即以此修溝洫復古法

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黄冊以人户為母以田為子凡定傜役征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為母以人户為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黄冊專用魚鱗圖冊凡賦稅傜役一以魚鱗圖冊為

主所謂坐圖還糧也其説用黃册有六不便用魚鱗册有六便何謂六不便凡州縣田為都為圖共若干額俱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主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册即有推収田既混淆數難稽核啟奸人飛洒之弊一也有推収即有簿書紙筆之費書寫計算之勞縻朝廷之工食役長吏之心目二也荒區熟區本有坐落自推収一亂荒熟混淆豪強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偶遇水旱蠲減盡歸強有力者貧弱毫無沾惠

三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不得利皆當以坐區為準若依賦役冊則彼此禖亂隅區利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户為里皆取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推収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僉點繇役十年一次既點之後人户消長不齊産去役存被累無限五也所収之田既非同區人户多不識面遇有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覆六也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冊則田

一歸坐落頃畝斗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或比較賦税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収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算之苦吏得休息長民者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於分派便三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耆正以本地方之人為本地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僉點徭役户頭分散則貧富難稽徵収賦税大户田多則零

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為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耆正凡為耆正者必慎擇其人不特丁産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為一鄉之所信服者量免其税糧優其體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税糧開濬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為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欲則南北運

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僉點且一區稅糧即本邑者正收納若田主窵遠即於佃户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筭明有何辨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陪則由排年不識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旣任耆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預為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宵練匣閩中諸郡曽仿行之法甚稱便

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於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為民牧者不可不知

凡治財賦只要才大治天下更易於治一國只一轉移間便有無窮之妙不必拘拘然增科加賦也洪武設開中法不煩轉輸邊備自足自葉淇反之而國計大絀以此知國家掌財賦最須得人不特聚斂小人不可用即庸才亦壞事不淺

劉晏治財賦古今稱為第一只是轉移妙

轉移是商賈之術然於國計有益於國體無損古人重農抑末此亦抑末之遺意也若陸贄所行又純乎王道之微權不可與劉晏同日語矣

江南歲漕五百萬石若無良法救療此萬世之病也常思得一策苟能循而行之則三十年後歲漕可已其法莫若用洪永開中法凡畿輔之地及山東西九邊各塞或募徽商或名士著或遣謫貪污官吏給與閒田永不起科聽其以意號名鄉人有能墾至百頃者

或復其官或榮其身數年之間邊鄙充足三十年間漕運可已此非落落難合之言蓋江南歲漕五百萬石其實以四倍運一倍而到京之糧又復拖欠則朝廷所得無幾且又歲濬運河清江廠歲造運船又設漕運各官其費無算使有如劉晏者通盤打算以國與民之得失計必大加惋惜也計漕糧五百萬石費民間之力不啻什倍若以墾田論之畝出米一石止須田五百萬畝今畿輔及各邊可墾之田豈止五百

萬畝已哉若如前法十年之後畿輔米價必賤假如價在一兩以内則將天下應解漕糧地方其米貴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耗及脚價止令輸銀一兩以上約照畿輔米價贏三之一順帶至京則江南之民照平日兑價使費每石已減三之一矣又一二十年北米益多價益賤乃令天下漕糧悉行改折每石連耗及脚價止令輸銀一兩其江廣米價本賤之處更為量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減一之便而朝廷則以民

間所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米不缺額且更可贏羡百餘萬金蓋米益錢則銀益有餘也迨三十年後米粟充盈足支數年則所糴漸少羡金益多而又歲省運河運船運官諸費羡金又無算此後或減民折或捐民租凡百善政皆可舉行惜乎謀國不及此江南民困未知何時可甦也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而行腹裏莫如開中邊塞莫如軍屯

白糧獨取足於江南數郡洪武定鼎金陵就近徵輸國
與民俱便也既遷北地則白糧自當就王畿近地有
水田者徵取乃隅三數千里而累遠民且費國家道
里之資饔夏諸公難辭其責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帝
四年初為算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錢
為一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
而除是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也後世因之計口出

財謂之曰户口唐租庸調法亦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綿十四兩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税役兼於一身而税役之法又視漢為過重矣今制賦税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黄冊為定十年編審以次輸當其法視漢唐為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於丁丁困則多逃亡明時之弊在併賦役於田田困則多地荒均之未得古法也按徵丁之法各處不同未可概論此指吴地耳

差役顧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邵伯温以為

吳蜀便顧役秦晉便差役吕公著又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說而未為至當先賢丘文莊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斯言殊為中款盖即一縣之中有某地宜於顧者有某地宜於差者是必縣官一一用心經理未可執方用藥也

凡户口丁田册籍最為難定非縣官坐於堂上耆正吏胥奔走於堂下便可支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人

才縣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為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詰訟獄以簡師徒萬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于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凡户口丁田冊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則但當職要不必職詳也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具總數達部之為得哉但府

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遺失之患耳

歌謡有極切時事者亦有不可盡據者賈似道當國行推排法民間大擾太學生為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總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切時事者也萬歷時江陵相公當國丈量田地吳中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然是時吳中經界久壞賦役不均得此始正至於今賴之此不可盡據者

也總之同是一法用得其人則治用不得其人則亂君子亦擇人而慎用之耳至於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孔子與子產尚不能免初政之謗況他人乎苟行之有法則一二年間公論自出也

田畆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畆者無如薄賦故李翺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丁口者無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

之數愈減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今之鄉長里正即成周之里宰黨正兩漢之三老嗇夫所以為官役民而非役於官者也後世虐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擾各萌免避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其亦失周漢之意矣

官田漸多可行井田法長民者不可不留意

剛峯為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學校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款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

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弔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即卜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者而多年未獲批回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眼册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回其存留給放等項亦俱細細

開列凡遇撫按廵歷不必造冊即將此冊送比比後
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即申撫院交代明白方
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為政
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峯
設均徭法凡一縣中料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税之
數約為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
一縣費用聽縣官於均徭銀中自為伸縮斷不許於

均徭溢額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

丈田横斜伸縮之間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丙數其眼方六尺為一眼一眼為一步二十四步為一分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謂之痴算使人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棕網為尤妙棕網者以棕繩結網每六尺為一眼遇地之尖斜畸零難算處則以此鋪之更捷於用灰盖灰算便於民棕網便於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丈田之弊只在行纏行弓二事官府不及周知小民不能細察纏或用竹用繩遇雨皆有伸縮惟以綜為之而細劈鵝毛管為絲少雜其中則陰晴如一其當步處則亦以鵝管横織為號棕黒管白更易分明弓則著一釘於脚下使行弓之時不致轉動或慮横灑則先以繩約之而後行弓尤妙

清丈田畝極為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為大害不特無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

胥作弊一則豪强横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為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偏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試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菴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為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為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

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宜不知也

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方田即張子厚經界法安石知其粗而不知其精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即欲朋比為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為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為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為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為之如

令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什小標竿或立或什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竪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盖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

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算已有定額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户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畫為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十方為一小圖大方為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郡又為一總

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攢集湊拍總為大大圖不惟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他如吏胥作弊乃從來通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吏胥惟令監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賄吏胥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

覆勘無從指實必更用打量其法繁雜又欺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於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勘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不用吏胥打量即於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為方長而令各田業户自請善算量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户攢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府為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無所容其奸各任業

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弊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即中才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為驚擾也

立方用千步此安石法然太寥廓百步一小方又太煩溶不如竟用古法三百步為一里里一小方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畆也三千步為十里十里一大方所謂通十為成也一成之田為九千畆立方不簡不繁

尤為至妙此須復古法步百為畝始得

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粟與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則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器械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又俱有所不

便於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金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

錢法古今輕重不同惟漢五銖唐開元為得其正南齊孔顗有言不惜銅不愛工此誠錢法至論葢銅多工費則貲少者無利貲少者無利則盜鑄不興而利權自歸於上矣

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為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

準銀一釐為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
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明之薄
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黄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
未為得也
明之制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每便於下不便於上
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天啟時嘗鑄
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一兩為率愚謂
爾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個數竟

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兊折之弊是亦最妙
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
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
趨四方合劵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
此特以楮劵錢而非即以楮為錢宋張詠鎮蜀患蜀
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
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為錢然猶用官錢為本至金元
之鈔則直取料於民不復用官錢為本所費之值不

過三五錢而欲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忠豈為所欺哉
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
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令人家多有
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
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宜
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
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
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

收之息似亦甚便

鹽茶與民爭利似非王道所宜然此利自管仲劉晏而後一開不可復塞梁元勰有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稅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其言似亦有理為政者去後來之弊可也

民運不如軍運軍運不如官運古今善運糧者莫如劉晏是即官運也然有治人無治法亦未可執一論矣

軍運造船官價甚費而船又不耐久宜於各處州縣運

糧處所設處糧田募人承運能造糧船一隻來應募者與之田若干俾歲收其值以當打造修理之費有事則運糧來往無事則聽其裝載取息庶幾運有堅船官無雜耗

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春散冬斂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補助之意然出入之際最須得人不則為青苗之續常平增價而糴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追索之擾然止利於市民與農民無涉且二

者之粟俱恃官錢以為工本一遇貪墨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若買田以為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於倉欲賑則賑欲貸則貸欲減價則減價所糶之錢又可糴米為來年張本源源無窮歲有增益即遇貪墨侵漁倉粟而去任之後一得良吏田脚固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蔑之且勝之矣

言夏問常平倉法極當舉行但任滿之後例應陞轉餘此項錢糧當何處置曰即當留為後官賑貸之本不

然或輸入國計代貧户完官如築城鑿池修舉廢墜無不可者總之錢糧患不足不患有餘無所用之也社倉不如常平然常平之法有糴而無賑不如立子母倉先以千石或萬石為母遇小饑則減價糴之薄收其息以入子倉使歲恒小饑則子母俱減價收息大饑則母倉備糴子倉備賑治國者能使子母常盈則無憂饑矣

一曰爵賞以勸富民二曰平價以賑平民三曰興作以

役貧民四曰施舍以活窮民五曰詰姦以戢亂民六曰周急以惠秀民治國之道使富民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貧富之心相通貧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則其効力必勤富民藉貧民之力而有用則其出粟必樂

婁地大旱州中洶洶郭斯士言未審當時湯旱七年何以都不覺旱處予曰溝洫修蓄積富賦斂輕荒政舉

崇禎中四方多事朝廷議節省之道凡朝覲慶賀賓興

貢舉以及鄉飲優免之類悉從儉薄予謂此皆朝廷大體所關不可裦也必欲節省正多可議即如督學之職三歲一遣得矣而三歲之中旣有科考又有歲考不惟府州縣治供給繁費而三歲之中生童奔走道塗所費不貲無益學業徒長覬覦不如改為定制三歲之中生童俱考一次生員考例前三等依科考行事後三等照歲考定奪其童子亦不必府州縣取送止令造冊竟送院考而嚴罰㪐之令則為上者旣

無煩勞急廹之難而為下者又無孤寒阻抑之苦無節省之名而有節省之實籌國者何見不及此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古人發政施仁必先施於煢獨國朝體古人之意設孤老院給孤老糧以養煢獨德可謂至矣歳久法施縣官漫不經意孤老院堋廢殆盡孤老糧為富家乞作存留煢獨之被患者十無其一豈不重負朝廷德意愚謂為縣官者始蒞任時當即以此事為急身臨其地親為經理凡院屋宜編

號稍加寛厰井厠畢具四等窮民中惟寡婦宜獨為一處其餘三等當各因其所親熟束以伍法使之老稚相依聾瞽相濟送死養生互為倚賴是亦處煢獨之一法

佛教無補於天下而獨有益於煢獨是不妨因勢利導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使居其處許之募化俾朝夕看養煢獨有功則縣官勞之其煢獨之人願為僧者亦聽盖垂死之人其心别無所樂使

其注念西方亦可消遣餘生解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菴開放生池畜養鷄魚豕畜而獨無有念及煢獨者僧徒真可異也

閹餘之人宜為僧此輩既絶生本又無倚頼不得入宫充使聚之京師不為餓莩即為亂民矣宜給度牒使之為僧散遣四方可免冗食且哀矜無後之人此亦王政一端也或就其中更擇其壯者充兵亦無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録輯要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蕭文鉦

思辨録輯要卷十七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兵陣仁人之事也不仁之人為民害不得已而殺人以生人此非大仁人不可乃世之論兵者必委之孫吳

又曰用兵非天性猛鷙者不可噫失先王之意矣

殺人之中有禮樂焉者莫善於陣陣之中堂堂正正有

典有則燦然明備者莫善於八陣

或曰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大罪也今子以陣為殺人之中有理存焉得無非孟子之意乎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兵陣一也而仁與不仁異亦觀其用心何如耳

孔子不答衛靈公問陣非真未學軍旅葢陣是儒者學問中一小支節對大聖人不問道而問陣猶之對工師不問宫室規制而問一丸一椽也失之遠矣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武經蓋談兵之家幾以之配四書五經矣此大謬不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既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粗畧六韜三畧衛公問答皆偽書皆無足觀而後世功令率以之課武弁宜乎武弁中無人也

武臣第一不可教壞他心術若心術不正愈有用愈不可用課武臣而以武經七書教壞他心術矣

兵家有體用學兵者必先體而後用故體立而用行知方體也有勇用也用之中又有體用旗鼓步伐用之體也出奇制勝用之用也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者法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明人自可會得實處非學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即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不必言即通鑑一書凡言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

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脫出故於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為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

予嘗欲輯兵書為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卦書之步伐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要新書八陣發明之類術則智術

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今學兵者
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穀而人才有造
戚少保制陣深合古法然常以五倍勝一倍此用衆用
弱之法也正兵也岳少保好野戰無陣法然能以背
嵬破拐子此用寡用強之法也竒兵也合二少保之
長可以言戰矣
向閲武備志陣法無慮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頗輕之
及閲戚少保鴛鴦陣始知陣法之妙即吾儒之禮樂

不可須臾離者也語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精於陣法未足語此也

鴛鴦陣皆是古法必為方陣八陣之正形也遇敵者為正兵八陣之四頭八尾觸處相生也兩儀五行大三才小三才大陣包小陣也中軍不動握奇也陣必為伏八陣之遊兵也必為間隊疊追疊出古之魚麗吳璘之疊陣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常山蛇勢也

制陣先制隊制隊先制器駕鴦陣之妙制隊制器之妙也令之言陣法者多矣而未有得制隊制器之精意者又何貴於浪言乎

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

趙奢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儻遇此地勢奪隘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

於軍中另選奚鬬敢死之將聚為一卒以應卒然之
用方妙
戚繼光精於用南兵故紀效新書特勝以其曽經實歷
故也若在薊門適北邊無事未經實戰故所制車兵
馬兵之法與夫戰陣之力尚有可商其所著練兵紀
實不如紀效新書
南塘陣法不過萬人之陣而已萬人以外未之詳也故
繼光亦嘗言吾才止堪十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

謂十萬亦何易言非精於分數未易幾也必如八陣法方謂之能用衆

戚繼光陣法其初亦止是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後來見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敵倭故特倡為鴛鴦隊雖曰五人為伍二伍為隊其實是十人為伍也

凡陣法或以三起數或以五起數大要視兵數多寡不拘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假如戚將軍陣若以三起數則三隊為旗旗三十人三旗為哨哨九十人三

哨為總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為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為旗旗五十人五旗為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為總總一千二百五十人五總為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哨探遊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或三或五其數不拘要之隊法則總是一鴛鴦隊

戚繼光隊法定於十人周禮隊法定於百人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

為軍夫周之兵法旣以五起數矣而至於卒則獨以四為數何哉盖周之時皆用車戰每車定用百人四兩正合此數二為正二為奇增減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止也言兵法止於此也所以周之兵法亦有一軍二軍者要之百人為卒之法却是一定不易

戚繼光隊法止於十人步戰法也周禮隊法定於百人車戰法也

戚繼光車隊法意欲用八十八人以兵少止用四十四人葢亦欲法周制二為正二為奇以不可得故減半也然畢竟八十八人方妙使遇險阻則一半保守車營一半列步陣出戰方不為敵所困

愚嘗欲創為戰車狀如拒馬下施兩輪欲戰則為拒馬欲守則以步兵團牌掛搭成車似為輕利萬歷中中書趙士禎

刊神器譜載車制甚妙時不能用

古者革車一乘馳車一乘馳車者衝車也又曰輕車突

騎車輕小則利於衝車重大則利於守令人講車戰者有矣然但知革車之制而不知馳車之制即有用輕車者但取其便於運動至用以守而不用以衝則猶之乎革車也八陣發明中頗詳其制

撒星陣全是隊法妙陣散而隊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動稱撒星陣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在隊法一散則竟散矣何能復聚

騎軍隊法無如連環甲馬如金人拐子馬是也舍此雖

有隊法然衝時未有不亂者亂則勢分勢分則力減矣

行陣之妙全在隊法步軍結隊以數人之力合為一人也馬軍馳驟進退惟憑馬力雖有隊法不能如步軍之整齊若一故古人之制陣必以步兵為正兵馬兵但出奇耳金人拐子馬之制是於馬軍中想出步軍隊法合三馬之力為一馬安得不所向無敵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

環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槩相同然連環馬畏鈎鐮麻扎刀連環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畧相近在智者善用之耳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器器雖一技之微儒者亦不可不學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即如鴛鴦陣至今稱絶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鴛鴦陣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即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

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學慎勿以一技為可忽雖不能行之亦務為知之

昔唐荆川於譙樓自持槍教俞大猷一時以為韻事然其言謂一圈槍之功至於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盖藝師之藝雖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盖藝一也在一人則

有一人獨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敝精神於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歷代之砲不過以機發石然至元人之襄陽砲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於交趾而彌甚於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摧數仞之城能擊數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為守戰者不可為戰矣自兹以往器之多将

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嘗欲思一斷

絶之法而不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憑以為長城

欲盡去之不可得矣宜制為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

皆如天文世襲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營於京師京

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給遣

或四方有寇盜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

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火器不惟難用亦難藏近者王宮廠之變可以鑒矣或

者天亦惡物毒物而示之戒歟奈何人有津津而談之者

人有兵間來者言火器大者甚難用人亦不肯輕用行陣之間人欲趨避利害皆嫌其重鈍不肯用惟攻城守城用之又云火器之發皆噴薄向天而來對陣者皆伏地避之則不能傷又將之驍者俟敵陣銃烟方熄即能於銃烟中疾馳入射殺其點放者而身不傷則知銃亦非全勝必克之物世人亦何苦而必用之

况一遇風雨則又不能用或不戰自焚豈不反為敵所乘乎軍中攻守利器莫如襄陽炮此即孫子之機石也漢曹公亦嘗用之元初最盛曾以之攻襄陽城故名自國初火砲起而石砲遂廢然亦是近時始廢耳今城門下常有三四圓石如斗大者即砲石也武經總要中頗詳其法予初閱之不解久之忽悟大約砲稍如人臂砲窩如人手指妙在蠆尾活索能開張如意耳以之攻守最妙守江用之亦得可以代火器

之窮

今之諸葛弩弩上為匣一發三矢者十步之内不能穿魯縞此兒戲具也漢唐時弩皆以角為之諸葛破張郃獲黒角弩三千是也其牙用銅杜詩正觀銅牙弩是也今銅弩機古器肆中尚有之製極精工兩牙上鈎如人兩指中間空三分可容箭鈷葢用角弓則不得不用長箭用長箭則難以安箭弩身離弦擊發不得不用有扣之箭以入弦其製神妙真有非今人思

致所可及者諸葛損益為連弩一人可發數十弩如

近日耕戈之製也今之諸葛弩全非諸葛之舊

漢馬隆腰開弩及宋之床子弩神臂弓皆銅牙弩也其

製大同小異然腰間為尤妙一夫之力能勝八百斤

射可及五百步真軍中利器也

凡守令欲守城不可不知城操之法蓋人知戰陣中號

令不可不於平日練習無論别項只吃飯寢息若無

號令便自紛然何以禦敵況戰陣屬兵守城屬百姓

百姓平日全不知號令豈可不豫習一旦有事驅之臨埤孔子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

崇禎庚辰間以天下多寇盜縣官不知城守乃部頒修練儲備書令縣官皆習城守州守布聲錢公以問張臨川受先受先以問予予曰是不難太倉一邑地不下百里田不下百萬但使畝出米三合銀三釐則修練儲備之法可以畢舉矣受先請籌之予曰兵志守城之法一步一甲士十步加五人積貯大縣五千小

縣二三千令太倉一邑城不下千垛則千夫不可少矣今使畝出米三合銀三分則一歳當得米三千石銀三千兩以米千石為歳給千兵之用其二千石以備儲蓄積之三年得六千石可以為常平賤斂貴糶其息可以給軍食不必復議斂矣其銀三千兩則以為修鑿城隍置買馬匹造作弓矢衣甲火器及不時賞賚之用積之三年可九千兩百物充足不必復議置矣受先曰食廩之費莫甚於兵今營兵日餉三分

且猶不足即使每人日給米二升亦歲需米七千二百何云千石也予曰不然守城之兵與出戰之兵不同養無事時之守兵與有事時之守兵又不同是有權焉受先問云何時方議官糴予曰即此可以寄軍令矣江南之人未知寇盜不願為守獨每歲五月米價騰湧負販之家常苦乏食往往望官糴減一二錢為幸今試令坊郭之長集里巷貧民欲得米而願充守兵者約千人稍為什伍諭以每歲五六七月缺米

價貴准人給米日一升三月人共九斗餘月不給其守兵雖有籍仍不入營伍惟於暇日守令率之城操習守禦法歲四五次不拘操之日仍入給米二升以為他日守城之準百姓知其無所苦而有所利必不憚為應命是以百人之食養千人千石之米恰可當一歲之用此其便有三焉凡兵非養之為難既養而欲去之為難令惟城操日給米餘日不給則操縱在我用之不缺其餉不用即停止便也每歲官糴貴而

無益今所費無幾一舉兩得吏胥不能乾没奸民不得妄食而常平有本又不必歲歛於民二便也歳時城操百姓聚觀一人學守教成百人百人學守教成千人使民皆習於金鼓旌旗之令分合進退之法三便也受先深以為然告之錢公錢公恱擬於明年值辛巳歲大祲遂不果行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一城有幾門有若干臺鋪若干城操以門統臺鋪以臺鋪統操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畨配之仍以民

為經兵為緯民為正兵為奇興居有時勞逸有節則可以持久而不弊矣至於節目之詳則愚於戊寅歲曽輯城守全書頗為詳容

有人自兵間來述流寇攻城之法多用大銃攢聚一處擊去城垛一垛碎復擊一垛漸漸兩邊分開至擊去十餘垛則城上人不能存立矣然後兩邊仍用銃猛擊中間却只放空銃令甲士從空銃下匍匐至城足鍬钁斜穿磴道登城城上無人莫能下禦此因城足

無羊馬墻故也若有羊馬墻則砦雖碎賊亦不能至城足

銃利仰攻不利下擊故攻城之賊聞銃聲則急蒲伏過則起而疾趨愈近則銃愈不足恃矣善守者必於城足設羊馬墻於墻中用銃則賊不能逼

凡都城中必當用重城重城以多為貴盖城大則難守一處竊發滿城擾亂畫地而守此八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法也予於甲申臆議中曾有畫都城

為九區之說聞者笑之此不讀書耳唐肅宗時武威九姓商胡反時武威大城中有小城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不下度支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之旬有七日而平非重城之益乎

愚嘗云人習戰鬬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此雖一時臆說及觀鶴林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於民之害則予之所論似不為迂濶京營莫善於分莫不善

於合昔漢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非韓信之才不能令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兵者統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為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使十萬人分為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為將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為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廵閱各營令嚴兵精者奬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積獘自去矣

京營既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内須量

地勢每門一軍軍三營爲小堡授以閒田使自屯種

父母妻子咸往安焉死徙無出其鄉則庶幾心志一

而戰守日固矣

京營兵當令天下郡縣妙選材武勇力之士三歲一貢

京師立法教練教練既精出戍邊關立功立功既久

則歸耕給田屯守沒世其法選貢材武必年自十六

以上二十以下者教練則五年立功則二十年至二

十年之後軍人大約已四十餘矣歸休給田止任耕守之事如此則壯不虛其力老不棄其身庶幾得之京營有分必有合須用八陣法操練始得鄭給諫官京八陣法殊未得孔明遺意

明制武官不丁憂最為未妥古者墨衰臨戎謂當衰經之中而有軍旅之患不得以常禮拘變故也若此則何但武吏即文吏亦當爾明制文吏丁憂武吏不丁憂立為定法是使有事之時文吏皆得引故事以謝

擔無事之日武吏斷滅天性而不顧也噫嘻

忠出於孝者也無事之時而不令武官丁憂則非所以

孝矣安望其能忠乎

練兵之法亂世猶易惟承平時最難宜因勢利導古人

蒐苗獮狩即此意也今之為兵者但知兵之苦而不

知兵之利練兵者但知練之難而不知練之易皆不

明因勢利導之術也愚謂今之為陸兵者其營業但

當令習拳棒外此則有禁為水兵者其營業但當令

習操舟非此則汰革如此此則就其私居旦晝之所為亦無非公家練習之所寓矣

今上官多禁人打鳥禁之是也而不知即此可以寓教兵之法宜令營兵習鳥銃者乃得打鳥其非營兵及為營兵而非習銃者皆不許則生物之仁與練兵之智俱備矣

昔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為樂此即默寓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

已亡惟龍舟尚存僅以為遊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於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通邑縉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衆咸出纏頭則兵有所利皆思勸進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豈獨一端陽哉

今上司往來水陸營兵例皆送迎然探信不確行止不齊紛雜錯亂毫無紀律殊非教兵之道宜令管兵官

凡迎送時其隊五啓行哨探止宿悉照紀效新書矩規上司既到時抽一隊點驗以隊長腰牌點視本隊兵夫觀其果係同隊與否并驗其器械馬疋行李餱糧之類如此習熟不惟教練愈精而卒然有警亦可調集無難矣

淮陰侯驅市人不是無法浪戰正有深於法者在

凡衛所軍官斷不宜與守土之官共處一城蓋勢分不相統攝便易生乖戾無事則強弱相凌有事則緩急

坐視此必敗之道也

凡軍丁所居不當與民丁䅁軍田所在不宜與民田䅁

如此清軍不難清屯亦易

刑者禮之反也教之以孝禮不孝則有刑教之以弟禮

不弟則有刑是以民知所趨避樂於教而惕於法周

禮教民以孝友婣睦任卹而鄉刑即有不孝不友不

婣不睦不任不卹之刑用此道也此謂齊之以禮未

嘗廢刑而不得謂之刑也後世但知責備於民設為

刑律動緊千百然不申明教之之法是孟子所為罔民矣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古者兵刑皆出於學校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於學校也在泮獻馘在泮獻囚此兵出於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遂屬之於悍将武夫法律遂屬之於法家酷吏可慨也

五刑向稱墨劓剕宮大辟謂之肉刑以為二帝三王之世皆用之予竊以為疑墨劓剕宮大辟之名惟見呂刑中然呂刑之首有曰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劓即五刑之劓黥即五刑之墨也則五肉刑焉知非即苗民之刑惟其為苗民之刑故穆王易之以贖孔子刪書而存呂刑雖以見用贖之非亦以見肉刑之非古乎後世乃以肉刑與封建井田並言吾未敢信也

五刑字典謨中常見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俱未見墨劓剕宫大辟字恐未可以肉刑訓五刑也又舜誅四凶流放竄殛亦未見有肉刑意

呂刑言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子產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皆世輕世重之謂也刑書一定不易而用刑之意則可量時世為輕重宜輕而重固非即宜重而輕亦

非惠奸宄賊良民此言深可為戒

問堯舜之世而誅四凶莫有傷於刑措之治否曰使堯舜之世而四凶幸免便有傷於治今四凶竟服其辜則適得其平矣庸何傷

思辨録輯要卷十七

思辨録輯要卷十八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封建井田學校是孟子一生太學問即孔子富之教之意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稱三代之治然後可以為王道張子曰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大綱後世若欲平治道理

總不出此今人聞之輒駭一則壞於迂儒不知通變一則由於俗儒不知師古也噫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有用我執此而往矣古之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為師始有所為吏治漢復以蕭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為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復也

郡縣掣肘者六佐貳不得自選一不主兵權二上司太多疲於應接三縉紳滿邑謀議多左四子衿數百動輙閧堂不可教諭五遷轉太數六不去六弊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

封建得失之辯柳子厚胡五峯俱有論其言皆有可採然其立意皆偏封建郡縣大約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於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

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則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容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強其末也每壞於強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優柔不支每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兩短集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寛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

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

封建是傳子之法古帝王之學問皆推己以及人堯舜官天下故其所舉用皆取之明揚九官十二牧大抵皆薦舉但久其禄位不必世守也三代家天下故分封侯國亦俾之世守亦不敢獨私然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真能與天為一如堯舜者不能行禪受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為主若

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邑之爵禄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為傳賢耳

賈誼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語最妙今之州縣大者方百里小者不下五十里此古諸侯之地也愚謂今之封建者當循古五等之爵列為定制凡治一州者為子爵治一縣為男爵此則有分土有分民權位爵禄一如古諸侯制至如公侯伯爵其位已尊其勢已重若更委以事權恐有漢唐跋扈之患宜另為制伯

爵一如今太守有分地無分民雖處大郡而所轄者各州縣之事不得據一郡以為私其職專主督察各屬子男合三四郡之地則建一侯如今司道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諸郡中要害之地其職專主督察各屬之伯合三四方伯則建一公如今布政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省城中專主督察各屬諸侯凡公之賢否則聽於朝廷之冢宰如此則節節有制要而不繁庶幾得為治之條理

班爵之制行於天下者既循古五等之爵則行於國中者亦當如古六等之爵郡縣之長既為君矣其下則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令之佐貳當使如古之卿令之六房吏卿約長地方保正之屬當使如古之大夫士令之書役隷卒當使如古之府吏胥徒皆令臣服於郡縣之正凡黜陟予奪皆郡縣主之惟卿則請命於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幾古治可復郡縣亦可收得人之效也

或謂茍如前制得無官多而吏少否曰此非特予之言也先正魏莊渠先生嘗言之矣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吏胥徒其數反少後世吏多於官數倍奔走在官者往往千百為羣積奸叢弊蠧害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按此與予清官不出吏手之說相合則知為治當患吏多不

當患吏少也

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踈無用之文限其出身畀其流品使不得並於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共治天下則所當親也而遷轉不常歷官如傳舍吏人不與流品則所當踈也而終身窟穴公庭長子孫而無禁天下何由致治哉

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復古亦反

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時當養於學校自學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惟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復入如此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

古云天子以孝治天下諸侯以孝治一國孝之為道大學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自封建既廢郡縣無宗廟之制為有司者例不得以宗廟事其親則所

謂孝治一國者其道無由矣安能使國人皆興起於孝乎若茍復封建則當使郡邑仍建立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之吉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不特使治邑者孝思得展亦可使通國之人衆諭於孝豈非致治之大本大原乎冠婚喪祭之禮民間久不知學此為人上者不能以身率之也若封建既復則冠婚喪祭之禮俱可在任一一舉行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者何愁古法不復乎

問喪禮豈可在任舉行予曰今制在任遭喪則去任而為丁憂此亦郡縣之弊離治家治國之學而貳之也夫在任遭喪正當在任舉行喪禮使臣民有所矜式豈可脫然竟去予愚謂封建既復則郡縣有在任而遭喪者皆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凡國事悉委卿貳治之五月畢喪葬則親事粗安又君事為重當素服素冠居後寢以聽政事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決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

郡縣之弊在遷轉太速封建之弊在世守不易今苟易郡縣為封建使仍速遷則廣弱使仍世守則廣横其法無如久任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有虞氏法也三考則九年矣今當定其法為十年十年之中凡遇考績州縣子男俱赴該省上公處考績其十年則候新官交代造冊而入朝覲造冊之法凡新官至則方伯監之令其與舊官合同造冊如户口田糧舊幾何今增減幾何倉庫兵馬舊幾何今增減幾何

之類俱要一一對勘明白然後入冊造一樣二本其一付舊官齎持到部以別功罪其一付新官以為後次造冊張本如此則當局者之功罪即一交代已自毫不可欺視今之倏忽去來者大不同矣

今世郡縣之弊多在交代之際舊官已去新官未來貪濁官吏多乘機營謀署印百凡弊竇從此而起若行前法可永絕此害班爵之制在古惟五等六等而已漢唐以下則有無數勳階品級名色混淆官曹錯襍

至有一官而兼數銜核其名實絶不相符者愚意欲盡復三代之制而三代之制容有未盡竊欲另分為一等一曰師凡太學之師鄉學之師皆是二曰賓凡古先聖賢之後古先帝王之後皆是三曰藩同姓宗室四曰勲異姓功臣五曰位公侯伯子男六曰職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師以論道德備訪問賓以陪祭祀通婚婣是二者皆待以不臣之禮藩以厚根本勲以報勤勞是二者皆優以禄而不授以事位以正南

面董羣工所以通於天下職以効一長奉上法所以施於國中是二者皆以助宣天子之教化如此設官似頗有頭緒

古人制祿皆給土田凡諸侯封國之內皆有實封謂食邑也唐隋之制官皆給祿田猶有古人之意今制俸皆取於常賦給自朝廷一取一給轉移之間已有無數不便況俸又甚薄無以養廉甚非中庸勸士之道愚謂今之祿制亦當如成周隋唐量其官資頒給祿

田且如漢法給禄皆從優厚務使居官者寛然有餘則有人心者自不至剥取於民也

凡縉紳舉監生員優免不如竟給田優免則有貧富不均之患給田則人人受實恵矣周禮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牧田任逺郊之地則不特士大夫給田即商賈與庶人在官者皆給田也官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禄官人當視其才之大小而爵禄之賞人則優其廪給而已觀周禮有賞田則知凡

官之考最者皆當賞以田也欲制禄田當先設處官田官田者在官之田也三代以上田皆在官故為人上者得以行井田施賞罰三代以下田皆私田富者兼并貧者無立錐不得已而貧者佃富人田天子稅什一則富人稅什伍天子稅什二則富人稅什七故不復官田耕者終無生望復之之法有三乘大亂之後凡無主之田皆籍於縣官募人佃種一也強豪不法者没其田而籍之二也庶民無後者無嗣子可繼

則亦籍其田而官為之送死三也官田漸多則予奪易行或以為禄田或以為賞田皆惟上所欲

私田雖輕税而實重官田雖重税而猶輕如今江南田富人即樂歲不過收租一石下歲尚有全荒者天子税之必取盈焉是十常税其六七也若為官田即重税猶當富人收租之半是官田一法下可足民上亦可足國但所慮者一遇凶歲富人尚有陪糧之時王者必無蠲租之日是則官田可畏耳欲復官田其亦

先講蠲租之法乎

凡郡縣佐貳決當令郡縣自選如漢法下車辟掾是也否則制為定例凡辟掾屬俱於隣近鄉科中擇廉幹者為之請於朝廷為註其名而不察其賢否其賢否則聽之郡縣

取鄉科為佐貳最妙人地相宜一無數千里赴部之苦二僚屬相得三

六房吏鄉約長等類皆當用士人為之假如士人自入

學以後學校中便當辨其賢者能者使之為鄉約長為鄉長有功鄉人頌之然後升之為吏所謂吏者非今之吏也葢古之所謂大夫也如此則士人無不屑為吏之意士人無不屑為吏之意則在郡縣之側者皆正人而後可與同登於三代矣

三代以上天子之側有諍臣諸侯之側亦有諍臣三代以下天子諍臣則或有之矣郡國諍臣則未之聞以去封建而為郡縣去卿大夫而為吏書故也是以郡

邑之長不聞正言雖極莫暴若或止之仍復前制庶

幾復覩諍臣乎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

必自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

地勢分邑為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

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户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

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

今之為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襍出此不

知為治之要也鄉約是個綱社倉保甲社學是個目鄉約者約一鄉之人而共為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這一日講究不然徒羣聚一日說幾句空言有何補益鄉約中止宜賞善不宜罰惡葢辱之於大衆之中使人無自新之路所謂若撻之於市朝也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鄉之道管子尤極詳畧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

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竢五屬大夫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

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約者宜祖之鄭子產齊管仲其所行皆祖周禮讀左傳國語可見蓋當時去古未遠猶有周公之遺也子產孔子數稱之管仲雖曰霸術然其霸處在心術至於作用則猶近正

分鄉是小封建法令之為縣官而欲行王道者必自分鄉始

治天下須用得幾個縣令好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得幾個鄉長好鄉長古縣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

得其人則亂

縣令親民之官而章奏不得竟達民隱何由上聞即曰朝廷事煩然朝廷可省之事甚多此乃為治大端不可省也宜無事月一奏附於省臣有大事則竟達庶民隱可以上聞而亦不至為大吏所欺制

凡郡縣地方有大政事大利害大災祥及事關人倫風化者俱宜奏聞蕪備宣付史館之用蓋後世自郡縣之事不上聞而史館所書不過朝廷除授陞遷之事

矣無怪乎史文之逈不如前代也

周世列國皆有史官董狐南史左丘明之類皆是也亦所以動人欣慕鑑戒之心後世廢之治之所以不古此亦一端矣愚謂有志復古者凡郡縣俱宜修復古史之職以記政事之得失民俗之善否嵗終類上於朝以備史舘採擇是亦治道一大關係或恐官多即領於學校之師亦可

思辨錄輯要卷十八